

四
卯
叢
語

四
中
書
局

四六叢話卷二十八

烏程 孫梅 輯

總論二十一

文之時義遠矣侈言博物積卷徵長刻意爲文清
言入妙尙心得者遺雕僞以爲堆垛無工富才情
者忽神思則曰空疏近陋各競所長人更相笑僕
以爲齊旣失之而楚亦未爲得也夫一畫開先有
奇必有偶三統遞嬗尙質亦尙文翦綵爲花色香
自別惟白受采真宰有存西漢之初追蹤三古而
終軍有奇木白麟之對兒寬攄奉觴上壽之辭胎

息微萌儷形已具迨乎東漢更爲整瞻豈識其爲
四六而造端歟踵事而增自然之勢耳六朝以來
風格相承妍華務益其間刻鏤之精昔疏而今密
聲韻之功舊澁而新諧非不共欣於斧藻之工而
亦微傷於酒醴之薄矣夫瑰麗之文以唐初四傑
爲最而四子之中尤以王氏子安爲尤五雲太甲
千古莫識其原七曜中階一公僅通其說而落霞
孤鶩妙極天然畫棟珠簾非由故實所以多多益
辨者乃其乙乙獨拙者也至擺落四六恆蹊一追
古文超妙實歐陽倡之而蘇王繼焉跡其高文清

意罔弗牢籠至於觀字助語皆有成處惟其烟墨之滓干洗而無痕芍藥之和一啜而畢散所以不著一字者愈徵博極羣書也然則畫家有南北二宗禪門有頓漸二義各有歸趣微得端倪善夫東坡之論曰入都市而總百貨必有一物以攝之故文以意爲之統宗則是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也山谷之論曰織廻文而成七襄必得錦機以就之故文以機爲之驅駕則是秋御執綏而交衢之舞作也極而論之行文之法用辭不如用筆用筆不如用意虎頭傳神添毫欲活徐熙沒骨著手成

春此用筆之妙也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
正對爲劣此用意之長也隸事之方用史不如用
子用子不如用經九經苞含萬彙如仰日星諸子
總集百靈如探洞壑此子不如經之說也南朝之
盛三史竝有專門隋唐以來諸子束之高閣而擣
搗稍廣理趣不深此史不如子之辨也苟非筆意
是求而惟辭之尙非無纖穠謂之勦說可也若非
經史是肄而雜引虞初非不奧博謂之哇響可也
錄集諸老先生之說而輒附管見如右敘總論第

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西京雜記

杜銓傳銓族孫裕字慶延位止樂陵令子正元字知禮少傳家業耽志經史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惟正元一人應秀才素志在試退正元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劒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時竝了素讀數遍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

奏

北史

庾信傳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竝爲抄撰學士既有盛才文竝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

周書

世稱王楊盧駱楊盈川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賓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號爲算博士

全唐詩話

唐光啟中成都人侯翮風儀端秀有若冰壺除郡不赴歸隱導江別墅王蜀先主圖伯屈致幕府先俾節度判官馮涓俟其可否馮有文章大名羈寓成都爲侯公軫

恤甚德之其辟書卽馮涓極筆也侯有謝書上王先主其自負云可以行修牋表坐了檄書

北夢瑣言

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牋奏文檄恣意翱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涓節制判掌其奏牋歲久轉廳以掌記辟韋莊郎中於權變之間未甚愜旨閬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露直致易爲曉悟加以鳳翔用王超牋奏超以一本舊族思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僞而辯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稿云長樂公公乃致書遜謝倍加贊賞其要曰有眼未見有耳未聞蓋譏其阻兵恃強失事君去就王超有鳳鳴

集三十卷行於世後又有名石欽若者體效其筆爲劉知俊判官隨軒降蜀不能謙退遠害賓主爭露鋒穎閱其臧題表章行行然宜其見忌而取禍也

同上

唐相國裴公坦

一作恆

大和八年及第自以舉業未精遽

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鄆縣別墅三年肄業不入城歲時恩地惟啟狀而已至於同年鄰於謝絕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文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爲時名相

同上

送窮文蓋出於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文類併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采過逐貧矣

大概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荅客難退之進
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
美也至於追逐前人不能出其範圍雖班孟堅之賓戲
崔伯庭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況下者乎

谷題跋

山

世傳孔毅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有云子瞻四六表章
不成文字其他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吳沖卿傳獻簡
諸公皆不免譏議予謂決非毅夫所作蓋魏泰碧雲騶
之流耳

容齋隨筆

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

而縉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諷味不厭乃爲得體姑撫前輩及近時綴緝工緻者十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敘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奔中餓虎暫爲掉尾之求韉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蘄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啟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用范蠡范睢皆當家故事鄧潤甫行貴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陂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

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
大哉乾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坤
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慰國哀表
曰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
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歛退之
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
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
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
三后協心而同底於道時并蔡京爲三相也執政以邊
功轉官詞曰維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

於從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
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以擅發
常平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旣
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王
謝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
肉味遽忘於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羹牆之
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聞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和
州旣壓境見任者拒不納以啟荅羣僚曰雖文書銜袖
大人不以見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爲之不受鄰郡不發
上供錢米受旨推究爲平亭其事鄰守馳啟來謝荅之

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
汪彥章作靖康冊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宣光武之
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爲中書舍人試潭
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坐罷職謝表
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
初亦何心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去
面之三永銜生賜宋齊愈坐於金國立諸臣狀中輒書
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
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曰眭孟五行之說豈
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責張邦昌曰雖天奪

其哀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知徽州其鄉郡也謝啟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遊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掄除秘書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叩謝啟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還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纔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蔣子禮拜右相王調賀啟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轄頻

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稱

容齋三筆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詆魏公其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慨功業之維艱天子加禮大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矣王太寶致仕詞曰閔勞以事聖王隆禮下之仁歸潔其身君子盡遺榮之美太寶有遺泄之疾或又謂有所譏而實不然罷相後起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會稽之章